

金庸著 名人物传记系列之二



武
俠
精
品

东邪黄药师前传

东邪黄药师的哲学：

人言如粪土，我行我素；

据一己好恶，以邪制恶，做雄伟男人；

成大事者不记小过！

上

【吉】新登字 08 号

东邪黄药师前传

查良居士 著

责任编辑:赵东寅

插图:向阳 封面设计:君王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11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吉林日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902 1/32

1993 年 3 月第一版

印张:24 插页:18

199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52 千字

印数:1—30000 册

ISBN7-80508-904-3/1·245

定价:(上、中、下)13.50 元

内 容 提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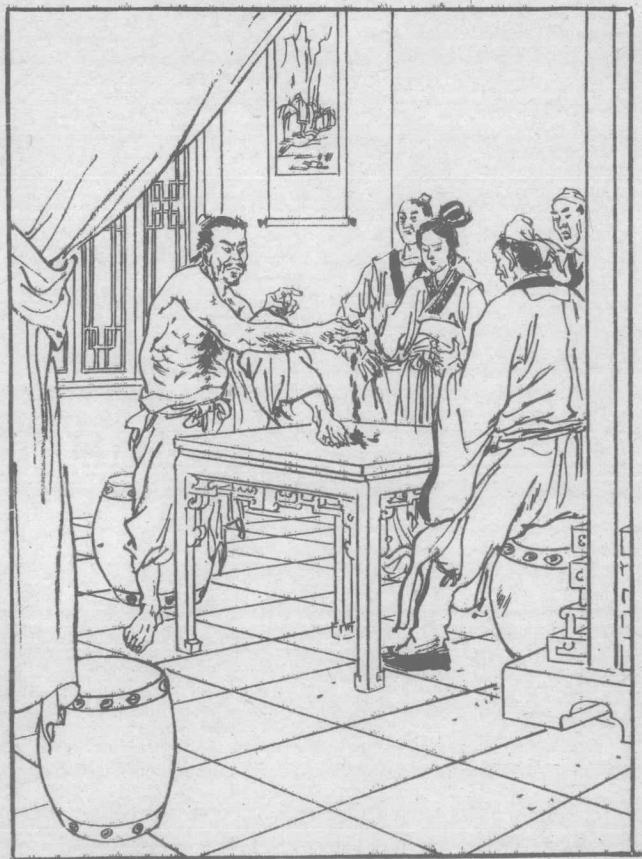
桃花岛主黄药师神功初成，便与太湖美女阿衡一见钟情。他视天下美女如粪土，却唯独对阿衡志在必娶。不料，太湖帮主郝老头和杭州府迷花、痴吟、赌狂三大公子对阿衡却垂涎在先。于是，黄药师便命中注定“情”关难渡，历尽坎坷——

他独闯太湖帮老巢，与上百高手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之战；他一役击杀盐帮毒枭数十人，收陈玄风、梅超风二人为徒；他逼迫专盗少女元阴的巨魔巢人服毒自杀，又以骇人听闻的手段将众多邪派高手弄成残废，收做自家仆人；他屡战屡胜，却在十八位美女的手下输得奇奇怪怪……

后得洪七公相助，方与阿衡结为夫妻。不料梅超风早已暗恋其师，遭黄药师严厉拒绝后，才发生了梅超风裸身诱惑陈玄风，合盗《九阴真经》，苦练“九阴白骨爪”，最终闯出“黑风双煞”恶名的精彩篇章；才有了黄药师怒断老顽童和自家徒弟双腿的不幸故事；有了东邪大战西毒和梅超风断臂还师的意外事件……于是就有了武林中人人畏惧的东邪恶名以及东邪的人生哲学：人言如粪土，我行我素；据一己好恶，以邪制恶，做雄伟男人，成大事者不记小过……这便是金庸笔下那位一生不曾败过的武学大师如此“邪怪”的来龙去脉！



巢人便解开她衣服，把她轻轻放倒在地，看她如雪肌肤，看她山般乳峰，巢人说道：“可惜，可惜……”说罢，便把双掌放在姑娘乳峰上，吸那阴力……



汉子再也无话，却把一只左脚拿到桌子上，脚却是极臭，言道：“你看这是五个脚趾么？”说罢，便将小趾连肉掰去，神色甚是得意……



余下两头恶鹰，却仍是不肯与他罢休；黄药师若是向上一攀，两鹰便是猛扑，不容他有一丝喘息机会……那鹰之凶恶，显是经恶人调教。其招式之猛厉与灵动，实是让人匪夷所思！



巢人却是刚强，人突地挺立起来，大声道：“黄药师，我要自己了断，却不须你动手！”言罢，从怀内掏出一粒毒药，放入口中……



黄药师一曲吹罢，慢慢将箫放于膝上，扬声说道：“我有一名叫《碧海潮生曲》，我如奏它，你等人人都会受伤。我劝你还是住手，听我说话。”



郝老头这一抓虽狠，却是虚招，黄药师玉箫一点，他便顺势落在阿衡面前，吼道：“我要你不愿嫁我……”说罢扯住阿衡，向峰下纵身一跳，直落入滚滚太湖……

目 录

第	一	回	淫邪枯鬼	(1)
第	二	回	色魔假死	(21)
第	三	回	天下丽人	(40)
第	四	回	赌狂情痴	(53)
第	五	回	龙吟虎啸	(82)
第	六	回	杀人搏鹭	(113)
第	七	回	老魔少女	(131)
第	八	回	迷花病猫	(149)
第	九	回	邪佛恶鬼	(166)
第	十	回	痴吟女人	(185)

第十一回	东邪恶名	(201)
第十二回	宝船明珠	(221)
第十三回	铁掌帮主	(239)
第十四回	善恶一念	(258)
第十五回	盐梟生死	(277)
第十六回	邪师怪徒	(296)
第十七回	天下恶人	(317)
第十八回	少年情事	(337)
第十九回	洞房花烛	(357)
第二十回	怪事奇情	(377)
第二十一回	九死一生	(398)
第二十二回	桃花岛上	(417)
第二十三回	东邪取妻	(436)

第二十四回	恨爱难述	(456)
第二十五回	偷情窃经	(475)
第二十六回	双煞黑风	(496)
第二十七回	除恶不尽	(516)
第二十八回	狭路相逢	(536)
第二十九回	宝相慈悲	(555)
第三十回	人中强手	(575)
第三十一回	邪佛淫心	(595)
第三十二回	弟子痴情	(615)
第三十三回	真假魔头	(634)
第三十四回	全真七子	(654)
第三十五回	谁是强者	(674)
第三十六回	天下是非	(695)

第一回 淫邪枯鬼

危波帆樯，笑谈只在桃花上。

与谁同赏，风吹万里浪。

相依相偎，不做黄泉想。

莫愁怅，碧波潮生，一箫自狂放！

这是一首《点绛唇》，本是大宋时大词人叶梦得《点绛唇·绍兴乙卯登绝顶小亭》一词所成，这词说得是大宋年间一个怪人的故事。此人名叫黄药师，他为文习武都是天下绝才，是虬髯客一流，本来是文可以安邦，武又能定国之材，却偏偏不愿出仕，自在一个海外荒岛上闯出一番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江湖武林口碑相传，都道他是一个奇才。但他为人孤僻，性又狂傲，做事行止不与人同，就也有人称他为东邪。这首词说的正是东邪黄药师与他的妻子冯阿衡凄婉动人的一段史话。

大宋临安，人员辐辏，京都繁华，也非它地可比。长街

之上，到处都是街店，行商坐贾，弥满一市。来来往往人也光鲜，衣也华贵，不愧是大宋天子京都，真个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此刻却从长街尽头，慢慢踱来一个书生。这人束发顶簪，横穿一只玉簪。他面如朗月，双眉入鬓，确是一表人才，身穿一件淡紫色长衣，长衣两边，有着两只捉对儿的玉环，偏偏左边吊一只，右边吊一只，他手中拿着一支玉箫，他这箫与人家也大是不同。好好一支长箫，显是上等玉石制成，玉色圆润晶莹，箫眼儿排得却是均匀，宛若玉生其洞，自在天成。这根箫如此美玉，却偏偏连一支系箫的结穗也没有。

他就是黄药师，是武林之中的绝顶高手。

正闲走间，听得有人叫喊：“快看，那玉女出来了！”黄药师抬头，一看就也一愣，只见一顶雕花小轿正落在当街，从轿里走出一个娉娉婷婷的女孩儿来。这女孩儿却是生得妙：一张俏脸恰如满月，一头黑发总象乌云，明目宛如一对明珠，一闪一烁。向人群一膘，人都以为美人在看自己，心里都是一跳一跳，好生紧张。

便见这玉女慢慢踱进那名为“结雨轩”的花舫里去了。黄药师一看，知到这便是勾栏，是名妓居住之处。心想无事，何不进去看看？也就一头跟进这“结雨轩”内。

“结雨轩”内正是热闹，只见花厅里，放着一张大大的条桌，这桌子极长，上面空空，甚么东西也没有。四周却坐得有人，正中坐着一个年可三十的女人，这人身材肥胖，满脸是笑，正对坐着的那男人笑。那个男人长得却是特别，一头乱发披垂下来，长短不一，头后长发披垂，差不多要垂到腿弯之下，前面长发却只盖住肩头。这人脸色象一个骷髅，一

脸苍白，让人疑心他那肌肉都是死肉，以为他这人是一个死人。坐在两边的还有一些衣着光鲜，模样骄横的富绅公子。

便听得那坐在中间的女人道：“玉女在我‘结雨轩’已经十年了，从她十岁入轩，十二岁被一个关外绅客梳笼，至今侍奉过的公子豪绅也是无数。‘结雨轩’有此名姝，大是增色。但她去心已定，我自不能误她从良。你们哪一位是好人家的，买得玉女。回去作妻作妾，玉女都是情愿。”

黄药师一听，心里明白，这老鸨把玉女用得够了，就拿她来卖银子，要这些富商、公子多多破费。

那玉女只是凝坐，在长案旁边，两手轻轻放在台上，不声不响，双眼低垂，只是看着她自家手指，抚弄那一双笋儿一般的手指，看不出是喜是忧。那玉女妩媚动人，两只乳房不大不小，看不出淫乱的痕迹，依然坚挺。便有一个富绅公子叫道：“好，买玉女姑娘，我出纹银三千两！”这公子潇洒风流，显是风月场中老手。更有一个胖胖的商贾模样之人，应声叫道：“四千！”胖子叫罢，还回头对着玉女涎脸一笑，看他鼻子勾挺，活活一个色鬼。

这二人一吐口，便有人说话，有说七千，有喊八千，一时之间竟然出到纹银九千两。

九千两纹银用来买这一个美女，却也不是小数。照说平日，要在勾栏瓦舍买这样一个从良妓女，大是易事，但因这玉女是一个聪颖之人，又有名气，是故趋者若鹜。

有人以为黄药师也是中意玉女，要来买她，便肃然揖让，请黄药师入座。黄药师坐下，听他们争吵。

正在争吵，便听得有人低声说了一句：“我出一斛！”

众人看时，正是那个披头散发之人。他说话竟然能口也不张，眼也不抬，就吐出这几个字来。声音虽是不大，却清清楚楚，响在众人耳边。

老鸨听他说话，便颤着脸上肌肉，笑道：“你出甚么？”这人轻轻说道：“一斛明珠！”

就有两人进来，手里抬着一只箱子。这箱子精雕细刻，也象是只宝物。两人把箱子放在地上，却也不去向那汉子行礼，只是拿出一块黑色绸布，把它放在长案上，摆平，再打开箱子。

箱子一开，众人一声惊呼，大是意外。原来这箱子里都是明珠，一开箱子，珠光宝气，射得大厅内一切物什都成隐隐约约。

那两个大汉就把珠子倒在案上，然后伸出手去，把珠子全都抚平。只见一案明珠，粒粒饱满，颗颗晶莹。在座之人，大都是行家，自能看出他这珠子每一粒都是成珠。

原来明珠养在蚌中，时日一久，珠蚌就把它一点点养大，直到最后成珠时，才能取出，可惜的是取珠之人，一从蚌内拿出珠子，就也不管它是七成还是八成，取珠不易，拿它便是，很少有人碰上十成明珠。但这披头散发之人，一下却倒了一桌珠子，有大有小，但粒粒都是玉润晶莹，都是十成成珠。

众人看得呆了，只听说古人有这样一句话，叫做量珠而聘，说的就是一个漂亮女人可用一斛明珠来买，但这也只是俗人白话，谁知眼前却真有这等痴人？

老鸨一见这珠子，眼睛都变得直了，她从未见到过这许

多珠子，便话也说得紧张：“你就用这一斛珠子……买玉女不成？”

这人一笑，笑声格外尖厉，在花厅之内回响不已。他朗声道：“美女须得明珠，人若有了美女，还要明珠作甚么？在下愿用这一斛明珠换这位玉女姑娘。”

连那些富绅公子也都叫起好来。

众人都在惊诧，惊讶这人实是天下豪富，区区一个玉女，何必要量珠而聘？只要选出他那珠子中的百余粒，穿成两串三串，就也是万金之数，足以买得下这玉女。他又何必如此豪奢，扔下一斛明珠，只买一个玉女？这是大大失策。

但那人也不讲话，只是走过去，对玉女一揖，说道：“请姑娘跟我走。”说罢竟然出手，一下就扣住玉女手腕，让她不能一动，拉起她来，向外就走。

黄药师本来只是要看热闹，谁知那人出手，竟能如此迅疾，一抓便得，他心道：这人功力也是极高，但他要做甚么？买她回去，收了她的作自家娇客，还是要娶她为妻？黄药师看着这人，一时不解。

那人拉着玉女就走，老鸨忙问道：“不知高姓大名？”那人一笑，他笑时也是冷冷冰冰：“我是巢人。”众人都没听清，以为他说自己姓曹。

这巢人把玉女姑娘扯了出去，就见他们上了一辆马车，向城外疾驶而去。

黄药师见这里已是无事，也就慢慢走出。看那马车疾驰，忽地心生一念：这人如此奇怪，却不知为何要买这玉女？且